

主 編 卞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五

綫裝書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續集卷之六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爲之鎔鑄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二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旣誕育師實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瓜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髻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具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

以石林輩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
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
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
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
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
楊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
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師高
行招復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
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有知解縛禪看
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
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
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太
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
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

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爲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甞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竅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

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塋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李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

大有如此者豈無自然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固宣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超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体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後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為人樹大甘雨法雷轟上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䟽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漸遐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
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
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
不欲養其親上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臯魚立泣而死者孔
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
若孝子者念上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為之詩
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嗚我思我親顏貌日
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噫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堪
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体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既撥矣而
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蕭蕭上泉扃夜閱我親我思
得無焦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
隅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瘁

右詩八章章四句

書虞宗齊

常熟虞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時祖安澤任德清尹故號宦家暨入

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其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繇事誰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之理兄為冢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哭入九泉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彊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体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痲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旣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為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絕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

者矣嗚呼四海之內孰非人子哉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蹶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冢子字於憶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憶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憶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惜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彥君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

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

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為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為楚府紀善父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脩

國史之冗凡

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苑春華既質以熙復豔而葩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冶有傳詩禮與聞匪資竹素蓋策文勛如提健絮去衝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淡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璧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岩穴幽樓

大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邱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睠茲和陽瀕于大江

帝鉞初涖天威孔揚旣混寰區視此沛豐叶建侯擇佐維俊及良竭子素蘊攄子遠猷照嫗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與子謀十翼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裾徒牽離觴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旣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

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
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
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
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薰香木香氣從何起
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
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
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
時牆壁瓦礫等瓦礫與牆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
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
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
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
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
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
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達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持為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為解薦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

國家始建國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

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為
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腸當
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
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習子父之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
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兼行哉
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輶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昧舞
法吏吾見望風畏讜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
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
鳳之離離狻猊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
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檢壬之不革行
哉檢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
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莽莽見稱于時者凡六七人
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證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勲烈於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某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

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
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
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俛俛無所之皇帝龍興
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
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戌將遁
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
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
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摠管之職尋隨諸將取
廣德府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
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
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助戰
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上親帥六師
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